開放文學 -- 推理探案 -- 施公案
第二二一回 方世杰驚走黃天霸　賽姜維誤入望山堂

話說白面狻猊甘亮單見三人追趕天霸過來，不見鄧龍形跡，心中納悶，暗想鄧龍哪裡去了？轉眼之間，天霸已到。甘亮便問：「黃賢弟，我家老三哪裡去了？」天霸說：「不要被他們戰住在那裡，俺與你去找尋一回。」甘亮說：「使得。」二人正要回身，那後面追的人已到。只有方世杰卻先追到，離著天霸只有七八丈之遙。這老賊看見他二人站立著屋脊之上，好似等候廝殺的光景；那後面薛龍、薛虎隔著尚遠，若是單身向前，又恐他們的飛鏢厲害，不如先下手為強。他就一路用心算計，早把弩箭捏在手內，覷定天霸的咽喉，哧的一箭射來。這枝弩箭正貫頭髮之際，把頭髮鏟去一路。天霸知道毒弩厲害，有名的見血封喉，此時無心廝殺。方世杰也怕他的飛鏢，任他逃竄。　　後面薛龍、薛虎趕到，便問：「方員外何不追趕？」方世杰說：「這廝被我射了一藥箭，少不得回去也是個死；況且這個長鬚的好象江南甘亮，善用響鏢，四海聞名，與我素無仇恨，由他去罷。」薛龍、薛虎明知他膽怯，只得說：「方員外言之有理，咱們回去看看三弟的傷重不重哪！」

方世杰就同薛龍、薛虎回轉荷花廳，仍到露台上落下。這時候薛彪剛將金創藥與老三敷好，見他三人到來，告訴說：「三哥中的暗器，並非天霸的金鏢，卻是有鈴兒的響鏢哪！」一面說，一面將鏢拿出與薛龍等觀看。方世杰說：「如何，我說這廝像是甘亮。我六七年前到皖西做趟買賣，遇見一起大鏢銀，二□輛太平車，盡是大寶。旗號上並沒鏢局的記號，單只紅布上畫一隻白粉的獅子。我見了這位達官，認他不得，就打聽人家，這是哪個鏢局裡來的？大家都說：『老客人，這就是上元縣的甘亮甘教師，都認不得麼？你看他旗畫的白狻猊，便是他的外號。他的飛鏢，有三個鈴，發出來百不失一，有名的閻王帖子。』我所以認得他相貌，極其體面。」薛龍說：「老員外，一些不錯，準是他了。你看這鏢上不是刻著一個小獅子麼！」

薛虎一瞧，果然有只獅子在根上。薛彪說：「我倒沒留心。」也過來瞧著說道：「裡面還嵌著白粉呢，只是小的很哪！」方世杰說：「怎的共天霸一路呢！咱們倒要留神才好。」回頭一瞧，便道：「五賢姪哪裡去了？」薛彪說：「他也跟你們上去的，你們沒見他嗎？」薛虎同方世杰說：「忙亂之間，不曾留心他。」那知方世杰同薛虎、薛龍復縱身上屋面來找尋的時候，各處看遍，並無蹤跡。

你道他們兩個哪裡去了？原來飛駝子薛豹見戰不下鄧龍，心生一計，他便假做力怯，漸漸退後，詐敗下來。那鄧龍一步步趕上，直到望山堂來。鄧龍回頭不見了甘亮、天霸，再也不去追他了。實因這飛駝子心刁意惡，到瞭望山堂屋面上，直退到滴水簷前，假做兩足踏空，背翻身跌將下來，叫聲：「哎喲！

不好了！」噗咚的躺在庭心，庭心內都是假山。薛豹跌倒在地，鄧龍便飄身下來，腳踏實地，舉起右手鉤砍去。只見薛豹就地一滾，望著假山洞內鑽了進去。鄧龍叫聲：「小輩往哪裡走？

俺鄧龍若不殺你，也不叫做賽姜維了。」一下子跟進了假山洞來。哪知薛豹早已穿到消息的地方，抽動機關，只聽得豁喇喇！

一聲響亮，假山忽然坍倒下來，把鄧龍壓在中間。鄧龍吃了一驚，好似天翻地覆，連自己死活都沒有弄清楚哪！定一回神，唯有閉目等死。

且說飛駝子薛豹把那鄧龍壓在假山洞內，心中大喜，就上來跑回去。這假山做的靈巧非常。此時方世杰同薛龍、薛虎，各處遍尋不著薛豹，正然走到望山堂左近屋上，忽聽得崩塌之聲，三人一齊躥到望山堂上來，向庭中一看，正是飛駝子在假山上面跑了過來。四人一同回到廳上。薛豹意氣洋洋，精神百倍，把方才躍上屋去追奸細，與賽姜維鄧龍廝殺，把他引到望山堂上，壓在假山內，一套言語說了一遍。薛龍說：「我去架起石條來，瞧看瞧看他死也沒死！若還活著，將他審問一番。」

薛鳳說：「此人與五弟戰個敵手，眼見得有本領。倘若沒有壓死，將石條架起，他出來拚命，就費手腳了。今後莊子內外水旱各路，須要多添莊丁加意防護，他們必然再要來哪！」薛豹、薛龍、薛虎叫家人把殘肴搬去，重整杯盤，與方世杰飲酒談心，直到天明，我且慢表。

再說黃天霸同著甘亮下了莊院，仍由舊路依著柏樹右轉，松樹左轉，來到靜處。天霸走進林內，在樹杈內提出兩個巡丁，一刀割斷了帶子，回身出來。甘亮贊道：「黃賢弟精細哪！

這巡丁放得很好，不然，被薛家兄弟曉得，審問出泄漏道路的話，他們把松柏砍去了，我們就難進去了。如今這兩個奴才饒他，不敢說出被縛的話來。」我先交代：這兩個巡丁得了性命，在草內尋找得鋼叉與梆鑼、燈籠悄悄回去，果然不敢去聲張。

到了明日，薛龍查問水旱各路巡丁，都說：沒有奸細進來。薛龍罵了眾人一頓，吩咐：今後需要小心。眾莊丁諾諾答應。這事就瞞過去了。且說黃天霸與甘亮來到江邊，並不見鄧龍蹤跡。不知此番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